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二〇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

卻說徐槐席間對眾官員道：「本縣此番克賊，其故有三：一者盜魁宋江遠在泰安，所有勇將雄兵，盡離本寨；二者吳用病困新泰，賊軍主謀無人；三者梁山群賊藐視我們，以為無害。故我軍一出，得以大獲全勝。但賊人根本未動，經此一跌，必然空群而來；更防吳用病癒，必轉來對付我們；即宋江聞報，亦必盛怒前來，以報其仇。那時賊人勢大，區區鄆城，未易輕櫻其鋒也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耽起憂來，道：「怎好？」徐槐道：「諸君不必耽憂，本縣自有調度。」大眾無言，酒闌而散。徐槐對任森道：「近日天氣嚴寒異常，人畜凍死無數，賊兵亦是血肉身軀，未必熬得寒氣，涉冰如飛；況聞賊魁盧俊義已受重傷，養病不暇，亦何暇與我拼命來爭乎？惟來年春暖，賊人武怒而來，那時梁山全隊當我前面，又有嘉祥、濮州兩路夾攻，絕非小耍，所當預思良策。」任森躊躇良久道：「此地鄰縣矩野，有一位隱君子，具知人之識，人人樂為之用，也與老師同姓，表字溶夫……」任森詞未畢，徐槐點頭道：「是吾族兄也。現在高平之麓，我卻忘了。若我去請他，諒不我卻，須差何人去走遭？」只見顏務滋上前道：「恩師要請溶夫先生，小將願去，這溶夫最知我的。恩師何不寫起信來，待小將星夜前去，包管一請就來。」徐槐大喜，當時修起一封書札，次日交與顏樹德。樹德佩了寶刀，跨了烏雅馬，一路衝風破寒向高平山而去。

你道顏樹德為何認識徐溶夫？原來徐溶夫有個姪女，小字青娘，是嫁在顏家的。丈夫名喚顏？，即樹德之堂叔也。顏？幼小聰明，讀書成誦，過目不忘，稍長便通諸子百家，更兼舉止嫺雅，處事精詳。父老見者無不許為少年英器。惜乎天不永年而夭，族中無不借之。樹德無賴使酒，諸事逞性，不務正業，族中無不惡之。惟青娘深知樹德日後必成大器，顏？在日，時常勸顏？好生看顧這姪兒，村德因此常感戴這位嬌娘。且舉一事為證：

那顏氏族中有一個名喚顏之厚的，較樹德長一輩。有個兒子叫做顏赤如，性情極其躁暴，膽子卻極懦弱。顏之厚因其性躁，深恐其學了他哥子樹德的壞樣，因此禁止樹德，不許上門。又延請了一位先生，姓黃名漣，在家中日日教赤如讀書，又兼教赤如舉止須要謹慎，凡事須要忍耐等語。這黃先生教法極嚴，板子、界方不少貸。赤如忍氣吞聲，膽子越小，煩恨越深，想想左右終是一打，索性瞞著父師，三瓦四舍，無不遊蕩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那年顏氏移居矩野，矩野縣內有一家姓井的，住居泥水街。赤如不合一時慷慨，私借他□兩小貨銀子。那井家探知赤如父師嚴緊，料此事必不敢聲張，便賴了他。赤如去討過數次，那井家只是不還。赤如深畏聲張，忍了氣不敢發話，想了一想，猛記一個父輩朋友來。那個朋友姓何，雙名見機，極會商量方法的。赤如想到了，便逕去尋他。

原來那何見機也與樹德相認識，當時一見赤如進來，各相施禮。何見機開言問道：「赤兄有何見諭？」赤如將井家事情說了，並求妙策。何見機歎道：「我往常說令尊家教太嚴。吾兄質地本是醇謹，大宜開拓胸襟，暢展懷抱。不期令師黃先生，只知一味拘束，弄得神氣蕭索，人人都生戲侮。我也向令尊前說過多次，令尊總說足下性情暴躁，不可不禁，我看足下何嘗暴躁哉？如今此事，只有央令兄務滋同去。令兄一貌堂堂，聲如巨雷，那井家必然怕他，此去定可集事。」赤如道：「家父得罪了他，恐他未必肯來。」何見機道：「令兄義氣深重，況足下又與他手足至親，我料他斷不誤視。」

赤如領教，當下辭了何見機，去尋著了樹德。赤如拖住樹德道：「哥哥，閒常我家少禮貌，總看祖宗面上，體要介意。」樹德道：「賢弟，你說那裡話來！今日你有甚事求我？」赤如將井家的事說了，還未說到求助的話，只見樹德雙眉剔起道：「我家兄弟，直被外人如此欺侮！賢弟休走，我同你去和他理會。」當時同赤如直奔井家。井家一見樹德，早已嚇殺。樹德一把揪住問道：「你這虧欠我赤如兄弟□兩銀子，是真的麼？」井家道：「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有的。」樹德道：「既有的，今日便還。」井家不敢不依，只得先還了五兩，說：「那五兩，求懇緩到明日，再行奉上。」樹德教赤如收了五兩銀子，方才放手，與赤如去了。那井家不伏氣，直去告訴顏之厚，說：「赤如通同樹德，到我家來逞強，勒捎了五兩銀子去。」之厚一聽「赤如通同樹德」六字，怒從心上起，便奪那赤如的五兩銀子還了井家，將赤如交與黃先生結實打。赤如一口氣回不轉，竟登時殞命。黃漣大驚，一溜煙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之厚見兒子死了，恨樹德入骨，竟將樹德賺到書房，一索捆了，做了一張呈子，稱樹德毆死堂弟赤如，買囑幾個人作見證，竟直送到矩野縣去。

徐青娘在顏氏別宅，一聞此事，便柳眉對鎖，疑了半晌道：「樹德，樹德，我看你性雖剛勇，卻斷斷不是逞性殺人的野蠻子。況且你與赤如無仇，何故殺他！之厚叔有深恨於你，你今日這起案，定有奇冤。況且你這身本事，從此埋沒了，豈不可惜。只可歎我丈夫已故，我是一個女流，如何能救得你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。」便吩咐備乘轎子，逕到高平山徐溶夫家來。徐和一見便道：「賢姪女許久不見了，你嬌娘兀自常常記掛你。」青娘道：「正是，一向不來請叔叔、嬌娘的安，兩位兄弟都好？」當時徐和的娘子並長生、偉生都相見了，到後軒坐地，青娘開言道：「今日有件要緊事來求叔叔。」徐和道：「甚事？」青娘道：「寒族顏樹德，想叔叔素常也曉得的，今日遭了不白之冤。」徐和道：「這顏務滋，我素常聞知他是位英雄，只因我深山修養，懶於應酬，不曾見他。他今日端的遭了什麼冤事？」青娘便將上項事說了一遍，便道：「赤如怎樣死的，不曉得他。但姪女看來，斷斷不是樹德打殺的。如今他身在囹圄，性命難保，叔叔可有方法救得他？此人如果冤殺，真是可惜。」徐和道：「賢才遭難，豈容不救！只是此事，非錢不行，可恨我現在瓶無儲粟，家徒四壁，如何做得？至於當道官吏，我素常又懶於往來，今日有事，卻無門路可尋。」青娘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樹德竟救不得了，又沉沒了一位英雄。姪女想，如要用錢，姪女典鬻些簪珥，可以湊得。至於如何設法之處，還望叔叔費心。」徐和道：「姪女體著急。我想只是買上告下，挖尋門路一法，弄得極好，只落得務滋免得死罪，脊杖刺配，終受了惡名。今我須定個主見，竟要令務滋洗脫冤枉，釋然無事方好。」沉吟了好一歇，道：「有了。此去鄰縣鄆城中，有一家姓汪的，係是世家大族，當道大為契重，我也有認識，且去尋尋他看。只是他族中與我最親近的一個，名喚汪往然，為人卻模稜無主見，所以他未必敢承得。」只見青娘笑逐顏開道：「這汪家，原來叔叔認識的，妙極矣。不瞞叔叔說，這汪家與我顏家也有好幾門親，所以他家的人姪女都曉得。叔叔所說的汪往然，他有一個親叔，是戊子科舉人，現在曹州府裡辦刑名，府尊最契重他，且喜是矩野縣頂頭上司衙門。他為人最有義氣，叔叔去托他，無不成功。」徐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便作速寫起書札，到鄆城去先投汪往然，托其轉懇。」只見偉生立起身道：「此去先到鄆城，再到曹州，曹州又到鉅野，路途迂迴，須得星夜持書趕去為妙，孩兒願去。」徐和道：「甚好。」當將書信交與偉生。

偉生持到鄆城縣面交汪往然，又再三懇托；汪往然當即差人齎書到曹州府裡去，求他的叔子；他叔子一見，便將冤枉情由訴與本府；本府當即修起一封書信，投遞到鉅野縣。等得偉生轉來，鉅野縣已將顏樹德一案昭雪；顏樹德無罪釋放；顏之厚依誣告人死罪反坐律，未決，減一等擬罪；井家被審出賴債誣陷等情，亦依律擬罪；何見機原案株連，因樹德無罪，亦不追究；黃漣現在逃避，俟獲日另結。青娘謝了徐和，仍回夫家。

樹德出了重罪，過了數日，方才曉得是溶夫與他的嬌娘救他的。感恩涕泣，叩謝了青娘。又直奔到高平山，向徐和叩謝。徐和一見樹德，果然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於聞名，當時大喜，留飲敘談。自此樹德常到徐和家來。徐和家有事，樹德常為出力，徐和因此稱樹德為「我家禦侮之臣」。這都是□餘年前的話。其後樹德遠遊四海，惟徐青娘常來轉望徐和。

原來徐和得了本師陳念義先生的真傳，深曉火候還丹之術，只是累著一個貧字，衣食操勞，以故下手不得，閒時且參究內典禪乘。青娘見了，也慇懃動問。徐和便與說些四果的修證，便道：「這是中小兩乘的工夫，再上去還有大乘工夫，最上乘工夫，古人面壁□年，方能頓悟，從此直超無生法忍。我輩根淺智薄，如何攀得上。所以我佛無量慈悲，特於三乘之外，開一異勝方便法門：固凡夫不能無念，而命之曰念佛；不能無生，而命之曰往生；又示以勝妙光明之境界，名之曰極樂國土，又曰淨土。使之繫心一

緣，直抵淨境，及至誕登彼岸，方恍然悟念佛之本無念，往生之本無生也。此法無智無愚，無閒無忙，皆可行得。智者以圓悟而速證，愚者亦以純一而竟成；閒者以積功而徐至，忙者亦但以念切而直前。世人不信，哀哉！賢姪女如有意求脫生死，愚叔書架上有天台智者《□疑論》、永明禪師《宗鏡錄》、天如祖師《或問》、飛錫禪師《寶王論》、龍舒居士《淨土文》、蓮池大師《彌陀疏鈔》，以及近士所輯之《淨土歸源》、《淨土輯要》、《蓮宗輯錄》、《淨土聖賢論》等書，都是發明淨土妙義的，賢姪女俱可參閱。」青娘聽了大喜，從此不時到徐和家轉往，聽受淨土妙義。那徐娘子性地質直慈祥，時常聽徐和講些淨土，早已深信行持，又得了青娘為道侶，彼此互相談論，大為精進。徐和亦甚喜，又教育娘行持觀佛之法。青娘一一領悟，從此年年歲歲，神遊於琉璃寶地、七寶行樹間也。

一日，徐和正與青娘談說妙道，時已將晚，只見長生自外入報曰：「顏務滋來了。」言未畢，顏務滋已大踏步進來，一見徐和納頭便拜。徐和急忙扶起，看時大喜道：「奇了，務滋從那裡來？」樹德道：「恩公容稟。」徐和道：「且慢，且請坐了說話。」樹德又拜了青娘，青娘道：「久不聞你消息，真憂得你苦也。」樹德在末下一位坐了。偉生道：「顏大哥遠客，請上坐。」溶夫道：「務滋最爽利，由他自坐適意，不要同他客氣。」便對長生道：「你母親在廚房，你向他說，端正一個火鍋，隨便添些葷菜，請顏大哥在此吃便飯。你再去燙一壺酒來。」只見青娘道：「我進去向嬌娘說罷了。」便立起身來，又向樹德道：「你先將那年去後情形告知你外祖，我進去了就來。」說罷進內去了。樹德便取出書信來道：「虎林相公有信呈上，恩公請看，我去帶馬進來。」徐和道：「馬，我教偉兒去著疊，你只管坐坐。」便一面看信，看畢便向樹德道：「原來你在虎林處，好極了。任森又在那裡，甚好，甚好。務滋，務滋，你好好的聽虎林相公驅策，料不負你一身名望。」樹德道：「刻下虎林相公誠恐梁山利害，因請恩公前去，恩公萬不可辭。」徐和道：「我去亦可，但亦何必我去。」

正在談說，只聽裡面青娘叫：「偉弟進來。」偉生進去，須臾搬出一個大火鍋來。長生自外面提了一大壺酒來，偉生又安排了杯筷。徐和自己首坐，樹德也隨便坐了，長生、偉生也坐了同吃。村德道：「虎林相公專等恩公，恩公若不去，樹德亦不回。」徐和微笑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」遂顧二子道：「虎林叔要我去，我去去就來。」二子唯唯。酒闌飯畢，務滋在外房安歇。

徐和進內，娘子問道：「聞相公要出門，到底何事？」徐和道：「就是那虎林叔做了鄆城縣，要滅梁山盜。此刻賊人勢分，自有可乘之機。但據我的意見，尚須遲一步為妙。如今他既性急要做，又要我去，我也只得去一遭。」青娘在旁道：「虎林叔叔原來就在這裡做鄆城縣，樹德是在他手下麼？倒也不在了。今叔叔既要到虎叔叔處去，姪女願同去，一則望望叔叔、嬌娘，二則虎叔叔向談略略，姪女借此看看，庶使才歸實際。」徐和點頭。

次日，青娘回到矩野縣裡夫家去，收拾些行裝，稟告了尊長。第二日重複轉高平山來。下午，溶夫、務滋兩馬，青娘一轎，幾擔行裝，一同起行。不日到了鄆城縣署，徐槐接見大喜，又見青娘同來，便喜問道：「想是吾兄特地邀他同來也？」徐和笑道：「他自己要來看看你，說你到底有多大的本領。」徐槐大笑。青娘拜見了徐槐，便進內署去了。任森、李宗湯、韋揚隱都來拜謁徐和，徐和各道契闊。原來這三人徐和都認識的。徐槐命備酒為徐和洗塵。席間，徐和開言道：「吾弟勇敢過人，此舉端的常人不能為。但以愚兄觀之，似乎嫌太早了些。」徐槐道：「弟非不知，所以鹵莽而先為之者，正是有見張公解曹州任，曹州虛無人焉，賊人眈眈虎視；若使曹州再失，賊人長驅直搗，駛不可御，為患大非淺鮮。借乎我秩止縣官，是以僅乞得區區一鄆城，以與虎狼相馳逐。杯土彈丸，聊為東京保障。其濟，則君之靈；不濟，則微臣隕首以報國耳。人誰不死，有司死職守，乃分所宜也。」徐和歎服，滿座皆動色。徐和道：「今日為吾弟決策有二：一曰守，一曰戰。鄆城一邑，經任人銜修理完備，若以議守，足可與賊人久持。但賊若偏師圍鄆城，仍可大隊以卷曹州，非策也。必議戰而後可，戰則必須搗賊人巢穴而後可，吾弟於梁山圖形，能審悉其曲折否？」徐槐道：「吾所躊躇，正為此耳。」徐和道：「此中就裡，吾弟當於手下六部中細求之。」徐槐領悟，想是須知冊原分六部，明日當傳六房書吏訪察。當下酒飯畢，又談說些事務，任森等各退去。

徐和與徐槐入內，與徐槐眷屬相見了，又問些安好，談些家中度日景況。徐槐道：「不料吾兄情形如此拮据，如有須弟相助處，無不效勞。」徐和稱謝道：「若論逐日度日，倒也天賜其緣，無有欠缺。特心中所歉然者，諸親友恩錢義債，一承慨那，輒永無還期耳。兄嘗有句曰『貧窮只覺負人多』，正謂此也。」說說談談，又說到梁山事務，徐槐道：「吾所慮者，不僅在輿圖。此地賊人形勢，梁山、嘉祥、濮州鼎足而立，蕞爾一鄆城孤立其中，環應三面，大非易事。」徐和道：「此三面中，有一面吾弟不必耽憂。兄於路上曾與青娘姪女談過，劉總管虎踞兗州，精兵勇將正壓嘉祥東境。彼嘉祥之賊除是不動，動則劉總管雄兵直下矣，故曰此一面吾弟不必耽憂。」青娘道：「此地距濮州，中間有無險阻地利？」徐槐道：「濮州在魏河之北，魏河南岸有一座戴林山，那年金成英恢復曹州時，就於此處置疑兵，阻截劉唐。端的互百餘里，山崖峻險。」青娘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一面吾叔又不必耽憂了。只消五千精兵，扼住此路，賊人雖有數萬雄師，不能飛渡。叔叔如果乏人，姪女願去。」徐槐喜形於色。當時一番談說，早已漏下三更，大家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徐槐傳集各書辦論話，問及梁山地利情形。那滑中正上稟道：「梁山地圖，曾經於原冊內呈閱。如須洞明此中曲折，只有城中汪學士藏有秘圖。可惜其家現惟婦女，不知此圖存否，相公須往訪之，或有玄妙。」徐槐道：「我就即刻親訪何妨。」便命滑書辦傳號房汪府住址，立時往拜。

原來那汪家世代書香，名門舊族。這汪學士便是方才說過的戊子科舉人、曹州府游幕的，端的是個不凡之輩。後來家遭顛沛，有學問者盡不永年，剩了一班無賴子弟，專門嫖賭吃著，偏偏永遠不死。汪學士已故，遺下少年妻室，便叫做汪恭人。這汪恭人也是名門淑女，不幸青年早寡，矢志守節，端的有膽有識，才德兼全。自從丈夫亡故之後，大遭這班無賴之擾，汪恭人卻從從容容，因人佈置，無不得宜。若要問他這地圖從何而來，這事卻久遠了。

原來這梁山，宋江未至之前，先有晁蓋；晁蓋未到之時，乃有王倫；王倫未來之日，這梁山原是一片清平世界，熙^熙乾坤。裡面說不盡那清泉碧澗，怪石奇峰，暮靄朝雲，春光秋色，端的一座好山水。那汪學士在日，素有山水癖，時常縱游梁山。又請了一位有名丹青先生，畫了數幅，裱成冊頁，藏在家中。但有一層，凡畫家寫山水，每要就自己的佈置，雖復盡態極妙，卻與真地形大同小異。況且汪學士所圖，不過擇其丘壑最好的畫了些，也不是梁山全圖。那滑書辦所曉得的，就是此圖。若將此圖獻與徐槐，只好持去拓大了，張屏掛壁，何補實用？反不如須知冊中地圖，還有三分真形。看官不要心慌，卻好那汪學士有個朋友，與汪學士最知己，又同有山水癖，他卻將梁山景致用西洋畫法畫出。原來這西洋畫法，寫山水最得真形，一草一木，一坡一塘，尺寸遠近，分毫不爽。更兼這個朋友最高興畫山水，竟將梁山泊前後、左右、裡外、正面、背面、側面，一一畫出，共計圖六百三十餘幅。汪學士也愛他的圖，借來觀看，不料借來不上半年，那朋友亡故了。汪學士想倩工臨摹好，再將原圖還他的兒子，不料因循耽擱了一年有餘，他兒子又死了。那家無人，此圖無從歸還。又未幾而汪學士亦故，此圖落在汪恭人手裡。此時王倫已據水泊，汪恭人曉得此圖大有用處，便什襲珍藏。那班無賴子弟弄得嫖賭精空，起心此圖，想賺去賣了，陶成幾個嫖賭本錢，向汪恭人來聒噪，汪恭人只說已還了那友家了。無賴曉得恭人收藏，又詐稱那友家有人來取，汪恭人只托故不與。後來糾纏不清，吃汪恭人結實發揮了一頓，從此無人敢來問了。年復一年，此圖依然無恙。

這日恭人閒坐內室，忽見蒼頭進來報曰：「本縣徐太爺親自到門拜望。」汪恭人道：「奇了，我家雖是鄉紳，現已無人做官，久不與當道來往。既如此，且去擋駕，改日差人謝步罷。」蒼頭出去稟覆訖。徐槐回署，見徐和道：「汪宅惟內眷，宜其不見。但我此次往拜，亦明知其不見，不過我先盡敬賢之禮。我想青娘姪女頗有才智，可教他去往見罷。」徐和稱是。徐槐進內與青娘說了，青娘領諾，並道：「這汪家原與我有親。叔叔所說這位汪恭人，姪女深知他才智過人。姪女此去，不但求圖，兼可與他面商一切也。」徐槐甚喜。

到了次日，青娘乘輿往汪府。蒼頭報入裡面道：「今日徐小姐來拜會也。」汪恭人想了一想，點頭會意，便教請進來。青娘

進來，汪恭人出堂迎接，一見青娘便道：「我道是那位徐小姐，原來就是顏大娘，一向久別了。」青娘道：「正是，少來奉候。」當時邀進內室，遜坐敘茶。汪恭人道：「寒家自先夫去世，祚薄門衰，既無叔伯，終鮮兄弟，又乏子嗣，是以當路貴人，久不來往。乃荷令叔大人，玉趾降臨。寒家托在治下，只好求父師官長，俯恕失禮之罪。」青娘道：「何敢！家叔前次造府，一則仰慕家聲，二則亦有所求。」汪恭人道：「令叔征討狂賊，威震人寰，雖深閨亦有所聞。今日小姐親來，願請其詳。」青娘遂將臨訓盧俊義、斬秦明的話，一一說了，並道：「這斬秦明的顏樹德，便是舍姪。那年身罹冤屈，深賴汪大兄出力救拔，今日果真不負知己。」汪恭人道：「小姐眼力亦端的不差。那年令叔溶夫信到時，先夫見吾嫂求救此人，如此其急，便料到此公必是大器，所以有當於小姐青睞也。如今令叔父台榮臨此地，首斬巨寇，威名震動。但賊人根本未拔，經此一跌，必然盛怒而來，想父台必有備禦之奇策。以愚婦人之見，似宜乘此直搗巢穴，方為上策。」青娘道：「家叔奉訪，正為此也。欲搗賊巢，必須先明地利，聞府上有梁山極准輿圖，故來求賜一觀。」汪恭人微笑道：「寒家卻有輿圖，只是用時尚須斟酌。令叔既是當道英雄，此圖當以奉獻。」

言談間，僕婦擺上酒飯。恭人遜坐道：「千里遠親，便膳相留，殊嫌簡慢。」青娘謙謝就坐。坐間，汪恭人問青娘道：「鎮撫將軍賈夫人，賢嫂可曉得否？」青娘道：「不錯。這賈夫人便是張將軍的夫人。這張將軍那年做兗州總管時，其少君有病，曾請家叔溶夫去診視。據家叔轉來說起，他少君之症係是虛弱，家叔用三錢人參，這張將軍畏懼不敢用，家叔亦見機辭退。家叔又言，這位將軍懦弱偷安，恐非將才。又說聞知他的夫人賢明才智，卻是個女中丈夫。今恭人曉得他端的何如？」汪恭人道：「這賈夫人便是我的表姐。幼時與他同居盆桓，端的見識非常，他母家童僕使令不下百餘人，他一見便辨賢奸，日後無不應驗。自從嫁了這張將軍，卻似風凰配燕雀。如今張將軍漸有羸病，即使不病亦無能為。這賈夫人掌握兵權，凡有兵將調遣，盡出其手。今日我所以提及此者，為令叔獻條愚策也。」青娘喜問何策，汪恭人道：「此刻賊人吃令叔斬其上將，來春必然傾寨報仇，其銳不可當。愚意欲修書致賈夫人，托其提兵坐鎮梁山後路，賊人自不敢輕動了。」青娘大喜，稱謝道：「得恭人如此設策，家叔尚有何憂。」當下談說分投契。青娘道：「恭人情與我等同係女流，不然豈非國家柱石。」

酒膳畢，又談說些事務，青娘便請輿圖一看。恭人應諾，又道：「舍間圖有兩本，一本乃畫家山水，無補實用，我將那西洋畫圖取出來。」說罷進內室去。良久，同僕婦捧出一個錦包，放在當廳桌上，打開來與青娘看，乃是六本冊頁。青娘翻開看時，果是西洋畫式的山水。青娘看了一回，心中躊躇起來，暗付道：「此圖有一層不合用。」便問道：「恭人，此圖地形雖細，卻是太平時山水之形，無賊人盤踞之狀。如此山中，刻下未知設關隘否？彼山中，刻下未知設炮台否？圖中皆無之，恐於攻取情形未合，怎好？」汪恭人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只須令叔大人捉幾名小賊，赦其不死，誘之以恩，脅之以威，令其將山寨中現設之關隘，就圖中一一指出。又須分作兩三賊，各開指認，如彼此稍有不符，即便斬首。如此，則賊人盤踞之真形勢，瞭如指掌矣。」青娘大喜道：「恭人真高見也。」當時將冊頁疊好，錦袱包了，放在上首琴桌上。又坐了談說一回，青娘起來道擾謝教，攜圖告辭。汪恭人送出中庭，青娘又拜托。「致賈夫人之信，望作速為妙。」汪恭人應諾，青娘升輿而去。

不說汪恭人仍回內室，且說徐青娘回署。入內，徐槐問何如。青娘一面說，一面將圖呈上，徐和亦入內共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見徐槐忽纒眉道：「此圖尚有一層不合用。」青娘道：「叔叔敢是為圖中沒有關隘守備情形，這卻不難。」便將汪恭人捉賊指認的話說了。徐槐道：「不但為此，這圖中並不注明道里丈尺，更兼他是洋畫，遠近闊狹，大有伸縮，又不可用方格硬取，如何是好？」徐和亦沉吟了一回，道：「有了。長兒知勾股之法，可作速寫信到高平山去叫他來，他定算得出。」青娘道：「正是，不錯。」徐和當時便寫起信來。尚未寫完，忽報長生自高平山來也。徐和詫異道：「他來何事？」徐槐叫請進來。長生入內，一一拜見了，命坐。長生開言道：「前日陳通一太夫子來家，說為父親選得一個修道的大機緣，擇於下月可行。因父親不在家，太夫子便去了，說再過半個月又來，故此孩兒特來告知。」徐和道：「這卻失候了。」便對徐槐道：「既如此，愚兄明日告辭回家，靜候老師。」長生道：「父親何須汲汲，太夫子說過半個月再來，此刻緩緩動身回去，儘夠哩。」徐和點頭，便對長生道：「你恰來得湊巧，替虎叔叔效一微勞。」長生問何事，徐槐將梁山輿圖，須算道里的話說了，並道：「正欲寫信來邀賢姪，賢姪恰自來，真天賜其便也。」長生請看圖，徐槐便將那冊頁交他看了。長生道：「這事容易，小姪可效微勞。」徐槐甚喜，當日款留酒飯，不必細表。

次日，長生將那洋畫中道里遠近，一一算明瞭。徐槐便命就監中取出那審別窩從，未曾斬決的賊，叫上來指認畫圖。不日將那梁山前前後後，裡裡外外，所有關門營寨，炮台燉煌，一一指出。竟將宋江嚴密盤踞之所，顯而登之几案之上。眾人皆喜，徐和道：「吾弟得此真圖，破賊必矣。家中老師旬日將來，兄深恐又致失候，就此告辭。」徐槐知留不住，遂命治酒相餞，又談說了一夜，並厚贈金銀以助修道之資。次早，徐和別了虎林、夫人及青娘，又辭別了任森、顏樹德諸人，率同長生起行，回高平山。徐和遇著了陳通一，受了妙訣，安插了家眷，便同陳通一入山去了。

且說徐槐送別了徐和回署來，接到朝廷恩旨：徐槐著超升曹州府知府，加總管銜，得調動全曹兵馬，仍駐紮鄆城；任森、顏樹德均授游擊。原來徐槐破賊事，賀安撫奏入朝廷。張叔夜在朝，一見此奏，便力保徐槐宜付重任，故有此旨。徐槐奉旨謝恩，對任森等喜色道：「這遭賊人無奈我何了！曹州兵馬經張公訓練極精，今番歸我調用，是我又添勁旅數萬也，何敵不克，何攻不破。」任森、顏樹德、韋揚隱、李宗湯皆大喜。徐槐接曹州知府印，委推官代行事務，自己駐紮鄆城，便日日操演人馬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盧俊義自導龍岡敗回，身中六箭，流血滿身，眾頭領保著了，率領敗兵逃回山寨，口裡不住的說道：「不料這點點知縣，有如此利害！秦明兄弟又吃壞了，怎好，怎好？」侍從人上來拔箭卸甲。眾頭領都要興兵報仇，盧俊義道：「目今天氣嚴寒，我又傷重，動彈不得，且待來春，定當傾寨之兵，對付那廝。」說未了，那去泰安的差人持了宋江回文轉來。原來宋江還不曉得徐太爺的利害，所以信內只說：「區區縣官有何伎倆，盧兄弟太把細了。目下曹州情形何如，可圖則速圖之。賢弟如顧忌鄆城，不妨遣將先圍鄆城，大軍直趨曹州。」云云。盧俊義看罷歎道：「公明哥哥兀自不嘗著酸辣哩。刻下這鄆城不知怎生對付，還想什麼曹州！」便教蕭讓寫起一封告敗文書，差人齎送到泰安去。忽報：「神行太保戴院長到了。」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湖泊填平，驚倒堂堂頭領；雄關擊破，追回赫赫軍師。畢竟戴宗到來說什麼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